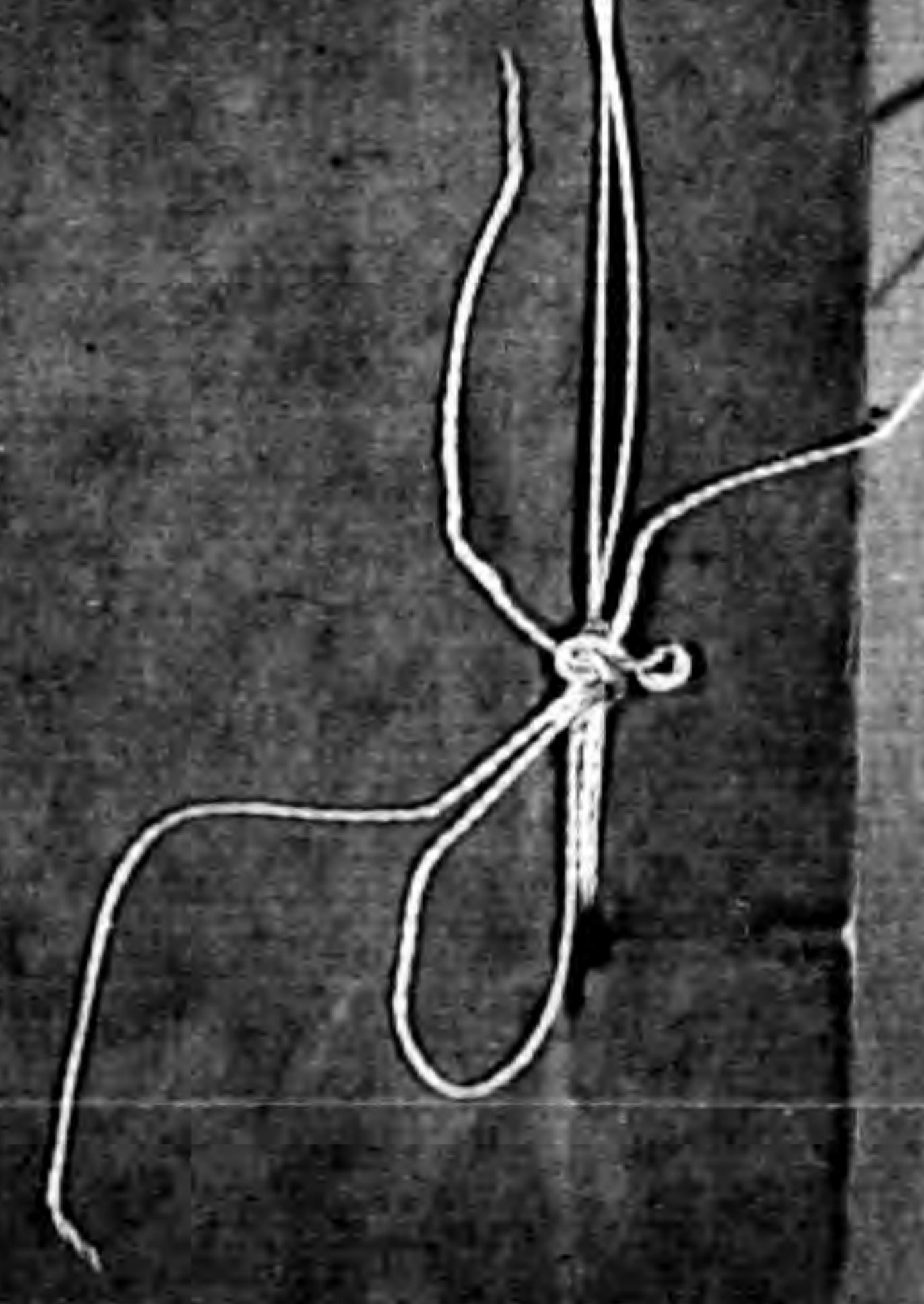


100000

67642

25



自安邦學修訂

禮記集傳

原先生

坊記 表記
備行

芥舟藏版

表記坊記緇衣儒行集



傳序

經史相為表裏經以載
道史以載事也然春秋
記二百四十二年之行

序

一

表

事先王之典章法度秩
然而不可踰史卽經也
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
情或記之左史或採之
輜軒皆得列於庠序經

亦史也若夫孔子之語
言問難其門弟子備誌
而不遺魯論孝經而外
見於曲臺所載若表記
坊記緇衣儒行諸篇其

亦史氏記言之義乎蓋
道在於事聖人以是非
予奪立天下之坊道在
於言聖人以立身踐行
正天下之表好賢則其

表益端知人則其坊愈
慎石齋先生集傳之義
其在斯乎蓋表所以法
天而坊所以治地故測
日晷者必立表以求一

至斯天道合而歲功成
障川澤者必設坊以制
洪流斯畎澮修而田疇
闢然則仁者君心之表
而禮者治道之坊也蓋

制治貴得其人護苗貴
除其莠舉措當而治道
成藻鑑公而賢才進勿
以衆望所歸而疑其朋
黨勿以慷慨論建而疑

其市名勿以刻核爲有
才勿以謹愿爲無用進
獨斷爲殘虐之機談富
強爲聚斂之實損上益
下者昌掘壑附丘者殆

三
如是而僉壬革面君子
同心抑何表之不端而
坊之不固也哉然則先
生之爲集傳何也曰此
孔子之志也春秋定一

王之賞罰而徵於魯史
之舊聞此非孔子之賞
罰也因魯史而爲之賞
罰也人臣著一代之鑒
戒而取乎春秋之予奪

此非人臣之敢言鑒戒
也因春秋而爲之鑒戒
也春秋而後史臣有是
非而無賞罰而人才之
進退視乎主德之從違

好惡之公私係於天下
之治亂是青史嚴於斧
鉞而勸懲凜於諫諍也
其卽所以端其表而立
其坊與學者以存誠爲

表

表以遏欲爲坊好德以
法緇衣力學以敦儒行
由是而揚庭致用青史
流徽無謂古今人不相
及也余所望於修身踐

行者則尤取乎儒行焉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

酉十月朔侯官鄭開極

撰



表記集傳原序

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
視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
占星物敬授民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
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
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羸絀一寸則差數千里
故表之爲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
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
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

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瀆鬼神以受顯示於日

月天地則其意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書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約從三十表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蓋其當時親見行事筆之於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則然臣非敢有所傳會牽

合也

表記集傳目錄

上卷

歸表章第一

敬忌章第二

敬辨章第三

辟遠章第四

日強章第五

戒褻章第六

明報章第七

置法章第八

孝道章第九

數度章第十

勉俛章第十一

德基章第十二

稱服章第十三

有事章第十四

小心章第十五

便人章第十六

尊親章第十七

民敝章第十八

下卷

寡怨章第十九

虞帝德章第二十

成信章第二十一

望受章第二十二

式穀章第二十三

正慮章第二十四

遠辭章第二十五

敬終章第二十六

厚事章第二十七

順命章第二十八

淡成章第二十九

作忠章第三十

諾責章第三十一

情辭章第三十二

不違龜筮章第三十三

易富章第三十四

威敬章第三十五

用祭器章第三十六

附錄春秋表記問業

表記集傳上卷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歸表章第一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不言而信

歸者萬物所以立命也命散於易著於詩
書正於春秋易與詩隱而顯書不矜而莊
春秋不厲而威禮樂不言而信其動於性
情播於形聲要於至命不藉權位以樹表
天下揆正百世則六經四德其義一也夫
子以春秋之意酌為禮本以大民坊又以
詩書禮樂之意表其行事而洗心於易致
用於春秋是表記之所為作也坊表二記

不專為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例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畧影焉

公隱元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正始不即位正終無處所薨而不葬有春而無王正月是春秋之所首隱也

公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

之喪至自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薨于齊至自齊不忘乎齊之詞也葬我君桓公漸忘乎齊之詞也讎不可忘禮不可

諼九月而葬已哀矣穀梁子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會矣夫無此三者雖九月其猶謂蚤乎抑以謂晚乎蓋使隱公在亦曰是可以葬矣是盡乎內之道非盡乎外之道也

公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

宋亂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春秋之命辭未有顯於此者也其矜而莊厲而威亦未有甚於此者也以桓年之無王也至宋督之亂乃以王治之非為治宋蓋治魯也魯會三國以成宋亂取賂於宋納于太廟是臧哀伯之所痛也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

秋之所云救也然則春秋始於隱公若先兄弟者何也曰是周公之志也有君臣則以父子正兄弟有父子則以父子正君臣君臣從王父子從天

公桓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志嫡也以志正也以志物也以志幼也終桓之世與齊爭霸內有冢子外有與國衛鄭雖隙不能難也桓不能霸則莊可以霸桓牽於宋莊牽於齊嚮無桓文則周公之澤絕矣故於莊公之生春秋喜之喜而冀之曰是可以存周公也倚筦之論則所謂不得刺也故左氏所稱申繻之論則所謂知禮也或曰惜乎隱之未有子也

公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葬曹桓公安射姑也安射姑者何父病而出世子子可以不出子不出而父薨則子無以立命無以復幸乎其復也故為書曹伯之使幸世子之復也左氏曰曹世子來朝享以上卿禮也享曹世子初獻樂奏而嘆施伯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曹太子有父疾不得越國而朝越國而朝不得受享受享而歎善人也惜不講於禮也春秋以義裁射姑之命以禮厚桓公之終夫為陳佗與唐者亦曹莊公之罪人也故曹伯不書卒而書葬異於不書葬而書薨者是春秋之微顯也

公桓三年秋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謹公會齊侯

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於是齊魯爭霸咸為紀也齊魯之爭紀循晉楚之爭鄭也於是齊魯不權終僖公之世姜氏不歸寧於齊姜氏之不歸寧春秋之所許也

公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十有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秋之記使弟何也曰亦周公之志也宗室之多故喪亂不平必自兄弟焉自管蔡以來至於隱桓而極矣三桓侈而周公哀天王之殺其弟佞夫春秋猶將繩之而況於諸侯乎盜殺衛侯之兄繫春秋猶將誅之而况其身為兄弟者乎春秋之書弟者十二而衛叔武不與焉叔武為晉所立稱子於踐土及其沒也不得書曰衛侯殺其弟叔武故堯兄而奸位春秋之所惡也春秋所褒四季四弟而目夷喜時猶不著於春秋故棠棣之詩春秋之所哀也自僖文而上下百年之間僅書兩弟皆在於桓年故所謂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者若書齊鄭兩弟之義是也

公桓二年春滕子來朝秋七月杞侯來朝

六年春正月寔來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以九國之朝是可以霸乎曰是可以騁矣
神鬼害人則於其盈也冬十一月明年四
月始再伐鄭是納厲公厲公同惡者也桓
公之納鄭突莊公之納衛朔皆顯抗王命
自相雄長向微桓文則無復有知天王者
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則必於
隱桓辨蚤也辨之不蚤而鍾巫之既與彭
主相期是春秋之所深痛也
然則春秋自倫而外無治乎曰五倫而
外則無復治矣五石六鷁鵲蜚賊麋猶是
天道亦猶是人事也不言者以之隱言者
以之顯言者以之顯不言者以之微然則
春秋治天亦治王治魯國亦治列國乎曰
皆王也皆天也無天則無以命王無王則

無以命天下故胥命錫命者春秋所著威
信於天下也

公桓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

齊衛胥命則無所用錫命也無所用錫命
則東帝西王相起於世矣夫謂是宋傷之
弒曾隱之薨皆可以不問也則亦諸侯自
相樹立而已矣華督之相馮公子翬之相
魯天子無以命諸侯無以命大夫益
自是始也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
教矣民胥傲矣其齊衛之謂也

公莊 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禮諸侯薨世子在殯以王命錫為諸侯立
賓昨受弔致祭祔廟以為喪主其有勲勞
乃申錫命加弓矢秬鬯得專征伐周室既
衰諸侯嗣服不俟錫命會於公侯其有非

時申錫如葵丘踐土春秋亦闕而不書獨於魯書之明魯秉周禮非時之命不可以相賣也桓公生未受命終歿未有勲勞著於王室而疆為追錫以益其愆故榮叔之使有六失焉失討一也失封二也樹齊三也茂魯四也已晚五也調人六也調人者何魯方有憾於齊齊請王姬而使魯為之主天王又錫命焉以增美於魯而釋回於齊是不足以已乎且是桓公也初未錫命則不得干世子之位不得干仲子之位則不得以毋之明攘兄之爵故仲子之謂以惠公而存天成風之期離莊公而稱王去天以罪榮叔罪榮叔以存周公故周公之教隱而顯周公之動不矜而莊周公之刑不厲而威周公之命不言而信然則桓公無王終始以王治之而二年十年有王何也春秋所以成宋亂來戰于即春秋之特治也春秋所特治則以王治之然則

文公錫命亦無勲勞而稱天子何也曰文公新公者亦非其時而稱天子何也曰文公新公者也簡王新王者也文公之錫公始畢葬簡王之賜王方畢喪是皆未遠於禮也舉其近於禮者而先後布之是春秋所治天子天子所治諸侯之事也故齊侯衛侯胥命於蒲是春秋之所大惡也而天下無惡之者故周公之斧斯仲尼之筆討或顯或微皆不可已也然則春秋五治隱顯威信皆於隱桓取之乎曰隱桓之際王終霸始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見端盡矣因而推之二百四十年千七百事其以綱紀屬比先後同貫也然則後世之聖賢有與於此者乎曰有之其唯王通乎韋鼎見於王通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行於時有不言之信不厲之威矣然則

春秋不書楚越之君而元經之帝符秦與元魏何也曰仲淹常言之矣潔名索實則帝不可去夫其名存焉耳昔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符堅舉大號而中原靜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堅王猛不得而事也又曰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獲有寧宇王猛之力也董常曰敢問皇始授魏而帝晉何也曰至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授之何也仲淹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天命不干常歸于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然則仲淹在其與許衡乎曰仲淹有不言之信不矜之莊不厲之威許衡之時則亦命也是叔恬之與歎也然則綱目足與於是乎曰天下有王賞罰出於上天下無于是非出於下舉千年而正之是

也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重萬世之天共治之非仲尼與仲淹之所治也然則綱目之治下於元經與曰元經有其時綱目有其事命時者與天命事者與人天者得其命人者得其正故元經者春秋之愛子綱目者春秋之冢孫

敬忌章第二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躬者言之的也敬者躬之毅也不正不力則其得失無數矣故敬其躬則罔有擇言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言敬忌也敬忌而後寡失寡失而後不辱不辱而後可以

樹表於天下故身為匹夫而有王侯之貴則亦以此也

僖二十有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子遂如楚乞師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以洮之盟侵我西鄙再伐北鄙以展喜之言旋師而反矣又乞師於楚何也必以楚伐齊則是周公太公世世相害也伐齊取穀無損於齊而徒使仲遂張楚入杞如齊以權藉自衛故君子之言放於德小人之言放於勢以公子遂之逆臧文仲之譎入楚乞師其失足失色矣口有不可以告人者矣詩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其公子遂之謂與然則不去其公子何也曰著之也其以公子著禍久矣

僖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伐曹衛不月刺公子買不日是皆有失焉刺公子買者何衛與魯睦使買戍衛晉大伐衛則買不卒戍楚將救衛則買亦可卒戍也卒戍而拒晉則得罪於晉不卒戍而叛楚則得罪於楚故買之刺自刺也誰刺之公子遂刺之也公子遂不失口於楚則公子買不失足於衛公子買失足於衛則魯人失色於晉也故失之甚者莫如公子買之刺也然則不刺公子買而修詞於楚致罪於晉曰是周公康叔之舊也不敢以不睦煩重討晉人亦未必還師於魯也而無有故世無展喜也有展喜而重為佞乎

宣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公止於齊高固求昏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平州之會報以濟田是不已足乎齊人以爲未足也曰是世望吾高子矣十月之間公再如齊幾乎見止而幸乃免也屈其愛女以畀於齊大夫故禮者躬之足也義者躬之色也智者躬之口也禮失不畏義失不憚智失不信以公子遂之逆行父之儒舍敬就媚則爲辱招而已詩曰葛與女蘿施夫松柏其宣公季孫行父之謂也

成

四年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晉不敬公將朝楚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晉景公薨公爲會葬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襄

執晉之喪賢於執楚之喪者乎謂辱於晉喪而後恬於楚喪故成襄之足敬同致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子昭卒公爲執喪

夏五月公至自楚

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

昭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五年春公如晉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譖止於晉

取鄆者季孫也如晉者季孫也使公不入晉者季孫也使公入晉而見止者季孫也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賀章萃

章萃之墓賢於少姜之喪乎以少姜而如晉猶以章萃而如楚也宣公事齊則不事也亦以見止於黑壤昭公事晉而又事楚也亦以見止於平丘故君子不敬其躬而欲以敬人自免者其於免也遠矣頌曰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其有文王周公之思乎其思之深也

昭公十年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為季孫取鄆用人於社故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惠伯請于荀吳

十五年冬公如晉謝平丘止於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甚矣意如之累上也公五如晉不獲而反則皆意如之以也鄭賦六百乘介於晉楚之間東盟西會以諸大夫之能修容修辭規賂於其庭爭貢於除自朝及夕晉不敢

難而又加禮焉則子產之貌足畏也色足
憚也言足信也故鄭以小國不失足於人
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詩曰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子產之謂也王通曰言而
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
董常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殺之兵其是
之謂乎
然則後之君子其足以與於此乎曰其周
元公程純公乎元公不以疑譖變色於闕
道純公不以功利變辭於安石
敬辨章第二

子曰禘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倦而思樂樂而相瀆之情起矣敬而後辨
辨而不相因之義起矣君子為祭以教敬

為朝以教辨以朝祭之義通於宴居而後
倦樂之意無從而生也因而推之器不可
假名不可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各
有其序土公侯伯卿大夫士各有其等故
春秋之分明而陰陽之位正陰陽之位正
而生殺與奪進退升降不易其次故禮樂
之制可以復起而天地日月不失其令也
是春秋之意也

公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賵

公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賵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是所謂禘襲相因者也。則惠公而及仲子，得曰惠公仲子，則成風而及僖公，不得曰成風僖公也。故以惠公而因仲子，因愛以立貴，以僖公而因成風，因親而及尊嫡妾之分。子母之義未之敬辨也。然則則謂仲子而稱天王，則成風而不稱天王，何也？曰：則仲子者，隱公之請也。隱公尊其父，以及仲子，因其尊而尊之，故稱天，則成風者，非文公之請也。天王變其故典，致介福於其王，毋，在故府以爲異數，在宗國以爲私典，則亦王之爲非天之爲也。然則天王而謂壽毋，非禮乎？曰：婦人非其夫，不達於天子，莊僖惠襄於是四世矣。非莊公則無所達之也。然則秦人之稱僖公成風，何也？僖公同盟者也。莊公非同盟也。稱近而讓遠，循之若毋也。則未遠於禮也。穀梁子曰：明早而合，晚合則未達於禮也。或曰：王之與天通稱也，則未達夫絕屬之義也。

公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公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是所謂禘襲相因者也。魯不朝周，則無用許田。鄭不助封，則無用祊。社以爲夏，裘則皆夏，裘以爲冬，葛則皆冬，葛也。然而鄭可以不以東封魯，不可以不朝王。鄭不東封，則可以祊易許田。魯不可不朝王，則不可以許田易祊。故甚哉鄭伯之冒也。以其冬葛而易夏，裘意在滅許，而因以離周。魯既入祊，則不得與許田同浴，而裸不相咲也。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是之謂乎。

公桓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

人姜氏遂如齊 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孫齊後第三會尚再會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前年冬如齊納幣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丁丑夫

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

是皆所謂禘襲相因者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典禮極晰而莫之能禦也故因襲之

甚至於狩禚觀社婦覲用幣而止矣以僖公齊桓之賢也而猶不晰於朝廟之辨桓夫人之入齊師僖夫人之致太廟是皆太公周公所不敢知也百世而下則必以兩者為竒雋而當時以為固然故春秋之道隱顯莊威致其不然者也

莊十年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

及齊侯宋公盟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

文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

戊奔莒

公子結之媵異乎春秋之媵者也公孫敖之奔異乎春秋之奔者也公子遂之報聘異乎春秋之報聘者也三事殊等而皆不可告於朝廟夫其大小輕重貞淫之辨蕩乎盡矣皆始於相因而終於相瀆先後相做而君上不制也是春秋之所惡也

公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

公成十有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

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再世而墜仲遂學於羽父僑如學於仲遂何罪之有夫其媵之襲之以逆以至則仲

遂僑如之罪也詩曰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其諸為顛倒裳衣者乎魏徵問君子之辨於仲淹仲淹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辨不得已而用之其猶兵與朝廟之敬辨則無所得已也仲淹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大臣均權而魏命亂儲后不順而晉室頽易曰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其媵襲不相謂與然則後之君子有辯及此者乎曰朝廟之中其敬辨者眾矣燕居而為朝廟不假一物不瀆一事其程願范祖禹乎其晰幾也蚤其辨物也細引貫連類不遠於道

辟遠章第四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耻

公宣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公弟叔肸卒

穀梁子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
 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曷為不去曰兄弟
 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
 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叔肸可謂慎篤而
 遠耻者矣宋有公子目夷曹有公子喜時
 衛有公子鱄吳有公子札衛有公子郢此
 六公子者皆所謂君子也而叔肸至矣
 公子目夷者何宋子魚也公羊子曰楚子
 與宋公期為乘車之會目夷諫曰楚夷國
 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往公不可遂見執
 於楚宋公謂曰夷口子歸守國矣目夷曰
 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歸設械而守國
 楚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殺子君矣宋
 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國已存君矣楚
 知殺宋公猶不得國乃釋宋公宋公釋走
 之衛日夷迎而復之曰國為君守之君可
 以入矣乃入宋公故公子目夷可謂不捨
 矣而未若叔肸之篤也

公子喜時者何曹子臧也曹負芻之殺太
 子也子臧將奔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乃
 留之又明年晉人來討執曹成公歸京師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
 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
 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遂逃奔宋故公
 子喜時可謂遠耻矣而未若叔肸之真也
 未若叔肸之真也
 公子鱄者何衛子鮮也衛侯衎之將復入
 也欲與甯喜盟喜曰無用盟請公子鱄約
 之獻公請於子鮮子鮮不敢獻公怒曰黜
 我者非甯氏孫氏比在爾子鮮弟也不得
 已與之約公入而叛殺甯喜子鮮挈妻子
 而去之將濟於河盟其妻子曰所履衛地
 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子鱄慎矣而不足以
 辟禍篤矣而捨恭矣而不足以遠耻夫唯
 季札乎
 季子札者何吳壽夢之季子也壽夢四子

長諸樊次餘祭次餘味以次立欲讓季子
 季子不可餘祭之卒也季子避而觀樂於
 魯乃適郊國教穆叔以擯人教晏子以納
 邑教子產以慎禮教叔向以自免於難及
 公子光將試王僚又避而觀國於晉王僚
 已弑闔廬已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
 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
 也吾誰敢怨家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
 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喪慕復位
 而待故如吳季子則可謂慎以辟厥篤以
 不揜恭以遠耻者矣然則吳季子不近於
 養亂者乎曰季子不得辭亂也又不敢身
 與於亂父兄為之不以身潰其防且是僚
 光則未有優劣也然則季子不定僚光之
 位何也曰定僚光之位則必與僚光之難
 季子之道以慎篤為事辟遠為義者也然
 則季子與於吳楚之師何也曰禮也君
 若人之國政事不及而寇盜與慮禮也然

襄公

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則夫子之不許季札何也曰夫子未有不
 許季札者也

其不稱公子與季子何也曰已進吳子矣
 不夏進季子季子細於吳子者也其不曰
 吳子之弟何也曰札通上國不繫於吳子
 之弟也自公弟叔胗而下書弟者未有無
 譏故黑背陳黃衛鱣佞夫秦鍼陳招宋辰
 是皆有兄弟之累焉慎不足以辟禍篤不
 足以自著恭不足以遠耻而又以國自屬
 則亦昧雉而已季子者方舍其國族以自
 遠於名位之外春秋亦不得而次第之也
 詩曰庶謂伊人在水一方其季札之謂也
 然則王通其得近於季札乎曰當其世即
 其事從其學亦不相遠也王通曰罪莫大
 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
 辱莫大於不知耻以是四者自表其身則

亦可以辟遠矣賈瓊問於王通曰逢惡斥
之遇邪正之如何曰其有不得其死者乎
必也言之無罪聞者足以戒是季札子之
能事也然則後世之君子其足以與於此
乎口有之其邵雍乎邵雍曰無口過易無
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
難之有又曰爭者取利之端也讓者趨名
之路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
興而無害生實喪之害唯有德者能之非
夫慎篤之至而能如此乎

日強章第五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儉君子不以一日
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公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子野之卒立敬歸之嫡齊歸之子稠穆叔
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
必嫡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
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李
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
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
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號之會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
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儉食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
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
復年矣

秦后子之奔晉也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
 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觀其
 嗣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
 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
 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
 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
 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
 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
 而惕日其與幾何后子之待嗣君非義也
 趙孟視蔭以箴后子惡其伎君也而適以
 自著故日強之義不言而信言之未矣莊
 敬之謂也
 先是澶淵之會穆叔歸見孟孝伯語之曰
 趙孟將死矣其語儉不似民主且年未盈
 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以矣若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政

公昭

在大夫大夫多貪求欵無厭若不樹焉使
 早備魯齊楚未足與也孝伯曰人生幾何
 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儉也
 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明
 年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私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
 是以有平丘之會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舍至自晉

邾師之敗於武城也邾人愬于晉晉人來
 討叔孫婣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
 叔孫曰邾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

之乃不果坐韓宣子聚邾人將以叔孫畀
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
宣子曰子弗良圖以叔孫與其讐魯亡叔
孫必亡邾邾亡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乃
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皆執以如
吏又與昭伯別於他邑范獻子請冠于叔
孫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申豐以
貨如晉叔孫閉之不出箕之吏或請其吠
狗弗與及將歸乃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
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故
叔孫可謂不儻其躬者矣

叔孫之先則惟穆叔聲伯也號之會季武
子伐莒取鄆莒人愬於晉將執穆叔樂桓
子求貨於穆叔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蹙曰
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
衛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惡而壞之吾
又甚焉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

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身貞也謀主
三者義也乃請於公子圍而免之若叔孫

豹者亦可謂日強也
先是成公十六年沙隨之會諸侯伐鄭次
于鄭西我師後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
聲伯使叔孫豹逆晉師爲食於鄭郊告穆
叔曰逆至乃食晉師未至聲伯四日不食
以待之師至又食使者而後食故聲伯之
志近於申包胥也如聲伯亦可謂能自強
者矣

然則公姑樂哀何也曰昭子如宋爲季孫
迎婦宋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
燕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
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
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
爽是爲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甚矣樂

邪之妄也宋元公之女季氏昭子之逆宋
 女將以救魯也魯不可救而元公寢歿昭
 子祈死異於子類之偏舞鄭伯之備樂又
 異於晉惠之情玉邾子之多涕也而謂魂
 魄去之何也故君子之自強歿身而不衰
 也王通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
 死義又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
 以恭守之以道然則王通之言仁異於曾
 子者何也曰曾子言孝必言敬言生必言
 死王通言生而不言死言和而不言敬曰
 何為其然也困而不憂窮而不懾樂天知
 命窮理盡性死而後已王通嘗從事於斯
 矣然則後之君子有與於此者乎曰居處莊
 敬夙夜必恭則固有其人也仁為已任死
 而後已則寡矣有之其司馬君實劉器之
 乎君實及躬不以已忤物器之任道不以
 物累身其於生也利鈍不計也蓋猶有穆
 叔昭子之風焉

戒褻章第六

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
 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
 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敬則不褻畏則不瀆敬畏以事神人則皆
 有辭矣君子以事鬼神之意接於上下故
 其百姓皆有戒謹之心詩曰敬之敬之書
 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夫有
 知天神人鬼之同敬者可與語易矣

宣公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止公高固請昏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王使來徵聘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請濟西田

夏四月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惠公喪

宣公之事齊也無歲不朝可謂敬乎禮諸侯之於天子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諸侯相會於朝聘之時方岳之下間以殷遇世相朝也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叔向之禮則未之學也且如叔向之禮亦未有比歲再朝舍天子而覲霸王者也夫亦曰狎侮三正無辭而相接無禮而相見云耳詩曰無我讒兮不寔好也有狎好必有狎讒其宣成之於齊晉之謂與

成公四年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求成於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夫君子不日強而依人以媮猶不修德而求福於神也成公十會而三見辱於晉君子不以責晉而以責公曰周公

之禮未有存焉者耳
 方宣公時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
 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
 之魄矣及成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商任
 之會曹武公初來朝已見晉侯矣見齊侯
 衛侯皆不敬曹伯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
 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又明年而
 齊弑莊公衛弑傷公故敬怠之相乘猶人
 鬼之酬酢也而狎褻者不悟故禮者鬼神
 之刀尺也

襄公 三年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

于長檮

長檮之盟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

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故當是時未有不謹禮修辭而能免於斲者也

襄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口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郵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穆叔則庶乎有辭矣未若公孫僑之禮也公薨之月子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開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者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七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斂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享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若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是禮也非辭也叔向則知辭而未知禮也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於粗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以楚公子之暴也而有棄疾棄疾為禮而鄭人無所施其辭故辭者禮之御也然則齋戒事鬼神擇日月見君自古而有之乎曰有之易之用巳日也用先甲後甲也周人之用庚午戌午上辛上丁也春秋

之所致謹也然則盟會之有或日或不日何也曰或上之或不上之也大事致謹則上之有必國之所謹非春秋之所謹必國之所大非春秋之所大者亦從而謹之大之夫固其志也而春秋則有所取之矣

公隱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

屋 庚辰于唐夷盟之始也辛酉于艾夏盟之始也庚午瓦屋外參盟之始也

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伐宋義也代鄭不義也宋不朝王而鄭納公子馮納公子馮義也不朝王不義也伐不義而猶上日乎日師重事也請於外國則曰乞雖晉楚猶曰乞如之何其不上也然則壬戌亦上乎壬戌非上也公之敗之則上也然則翬上乎日翬從人者也義不得上也不得上而先之何也曰藉公命而先之以會諸侯未為失義也代鄭則失義故以失義者與翬伐宋則得義故以得義者與公故敗宋師書日書公四年伐鄭不書日不書公是春秋之以日法誅翬而與公者也

公桓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擇日月以見君猶恐不敬是月日食既而使翬逆女何也禮日食君為不舉公卿大

夫士以次臧撤擊鼓于門于市有爵者守于廟社食復乃已以是日生子者形體不備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輯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是日也而舉大禮以刑滅德先自亂也或曰是月也不在是日夫謂其在是月不在是日也月有過而日無過也易之小過月食日也其九三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從戕之凶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公桓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

戰于郎

是非卜日也而約之故書日桃丘之弗遇則不可卜也惡曹之盟則非為我約也故

木有不卜不約而書日者也然則夫人享若亦皆卜日也而不書日何也曰夫人非日也從夫曰日不從夫則無所得日也月之苑霸生霸從日以為終始焉耳故春秋未有生繫日於夫人者也

公莊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公僖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

是皆有父焉以父以君而不日不月何也日月之有光魄禮樂之所從始也光止於層崖魄消於晦夕則亦可以已矣故略之略之而不月何也曰為其嫌於是月者也

公成 十有六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

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之戰特書日晦楚子於是集矢於目春秋亦與楚子乎且是朔食也欒黶乞師欒黶不敗而敗在楚子何也曰天地之故陰陽之事君子有所不知也君子知敬而已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僖十五年秋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曰展氏蓋有隱慝焉是其為無駭與無駭入極首滅同姓春秋誅之震及其廟於是知天之有風雷也知天之有風雷則知天之有日月也甲子之旦武王以興商受以顛甲午之晦晉人以勝楚人以敗敗而敬者名聞於中原勝而驕者身死于匠

麗故展氏之後惠者以惠距者以距無它敬不敬之分而已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外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口收而場功備而畚楬營室之中

土功其始火之勅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火朝觀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瘵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然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蒲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今陳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人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處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亂績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太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瘵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人陳故教制官令四者先王所以戒褻也瀆之未有不敗者也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

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日而殺喙號之口牛助予乃勝之旦而召其徒無之又五年魯召穆子歸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能奉雉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穆子田於丘舊遇疾豎牛欲亂其室疆與孟盟不可初穆子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穆子怒豎牛遂殺孟也又疆與仲盟不可仲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弗示以出命佩之穆子欲使仲見公豎牛曰已見矣已與之環而佩之矣穆子怒逐仲壬及疾亟仲出孟死豎牛饋虛器也乃餒而死以穆子之賢也瀆於庚宗而與僑如同既故齋戒擇日卜筮儼介而後相見君子於此亦有所畏也王通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

明報章第七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仇敵有報者也民與后無報者也有報者與主無報者與天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以民仇后春秋之所惡也而以國弑君春秋不得而誅也春秋以義制君臣而以仁寬民后以仁寬民后而以義制與國若齊魯秦晉之事是也

莊公 元年 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子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其不言如何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又曰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變

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甚矣齊之詐也齊惡魯而又弱使魯也齊之惡魯何也紀魯之姻也齊將滅紀而魯為紀謀曰吾之力病不足存紀將與王昏藉王室以鎮之毋生齊心於是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於是十年矣齊僖公既薨襄公立襄公益圖紀也而惡魯之與王也曰王可取女於紀吾亦可取女於王魯既為紀昏主則亦為吾昏主也吾且殺魯侯而使之不敢怨使之不敢怨又使之與我為親吾且蒞魯喪而使之不敢執又且取王姬而無以王姬為也又使魯必為之喪然後滅紀使王不得右紀使魯不敢請紀於王且曰齊自讐紀而魯與紀魯不得與紀則不得重讐齊也齊無所不直魯無所不屈然後齊以大義號於天下而魯以積弱

負於諸侯甚矣齊之詐也詐而以力行之無所不力故魯者天下之弱使也秉周禮而不達於制故魯而不王王而不天然則天將如何曰終襄公之身勿與齊交王命在上稽晉而謝之不可則號泣隨之或曰蔡殺陳佗蔡人之為子免者也魯獨無為子免者乎曰魯之無為子免者久矣且是不如天之正也人報者競而天報者正也

莊公

冬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邾郛郛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禚

王姬甫歸而齊師遷紀齊不以王姬而存王后不以王姬而存王后則亦不以姜氏而存我公故齊無以王姬為也齊以讐紀為辭而陰陽周魯示威於同姓絕恩於王

家曰吾報九世之仇又誰敢怨且是彭生者則吾已報之矣其不與吾同患者則是與紀也三邑是視蓋自是無復義制也為魯者曰吾得其寬身者而已寬身之仁無所讐報無所讐報則亦無所懲勸於天下夫以仁義行其懲勸非春秋而誰乎

莊公

三年秋紀季以鄒入于齊冬公次于滑

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

紀伯姬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子曰紀季者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何言乎姑姊妹不敢曰先君也夫曰姑姊妹者齊紀之所共也而紀有其周魯焉則又齊之所惡也是公所次乎滑而不敢救也凡師一宿

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孰滅之齊滅之
 公羊子曰大去者何滅也何讐爾遠祖也
 曷為不言齊滅之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
 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上之
 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害也遠祖者
 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
 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
 以國為體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
 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然則齊紀無說焉
 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
 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
 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緣思疾者可也夫公羊子齊
 人之言也然公羊子不以報怨之為不可
 也九世而猶可况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
 子善於立言者也
 然則齊侯之葬紀伯姬何也魯不得而葬
 之也魯不得而葬紀伯姬何也魯不得而葬
 功齊王姬之卒也而莊公為之小功則安
 得不於伯姬而為之大功也
 公羊子曰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
 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
 後此者有事矣曷為於此焉讎於讐者將
 壹讎而已擇其重者莫重乎與讐狩也重
 者曷為壹讎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不
 可勝讎故將壹讎而已然則公羊子之意
 以築館於外亦為不可也夫公羊子者將
 以曹沫為可乎夫子之意則以弱者與仁
 強者與義報而不利則有所未可也

莊公 九年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

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乾時之戰公喪戎路乘傳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子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公羊子之意以為讎大魯小復之則下矣浚洙者何畏齊也畏齊而浚洙則其不足復讎也明矣長勺之勝何也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

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見其旗靡故逐之夫以魯莊公之才也其所以戰者不過如此未有夫差句踐出入之慮薪膽之苦也齊頃公一敗於鞏七年之內不飲酒食肉壹抑以死而莊公猶然諸侯之心也故以小惠小信小忠為可以復讐者是公羊子之所謂下也

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

防

會齊侯及齊高侯而皆不書公何也仁不足
 足以立表義不足以立制報不足以立利
 則亦無以立於會盟之事矣然則所謂寬
 身之仁何也曰諸兒已死姜氏已薨報而
 不得利怨而無所懲又以身社稷靡於大
 國之下則是世世相殺無已也為周公太
 公者必以是解之然遂以是盟其大夫身
 納幣於齊則是君子所不許也穀梁子曰
 同尊周也而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是
 之謂也然則莊公之於齊桓公有疑乎曰
 猶是僖公之子也何疑之有然不疑則無
 以為莊公故終莊公之世志疑焉可耳

僖公

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

于韓獲晉侯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于殽

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

三施無報再世之內兩敗而當一獲為秦者亦可以無怨矣故報者利敗之藪也

公

三年夏秦人伐晉

四年秋晉侯伐秦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

于河曲

秦猶是人也而晉則三世矣無讐而怨怨則可以已矣故秦人之與晉人無差等也

公僖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侵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夏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

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

復歸于衛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晉之於曹衛有怨乎以齊魯視之則皆無怨也夫謂其過之而不禮也以霸主臨諸侯其於亡國公子亦如此而已

而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使曹衛有徵舒之亂則晉侯又何以其處之故寬身之仁晉侯猶可以為也晉侯之立叔武而不能君也晉侯之右元咺而不能免也晉侯之勝楚人而不能服也故晉侯報怨之師也在楚人猶以為為怨報也若元咺者則不得有所怨有所報也王通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樂賢者而哀不肖者以是寡怨猶恐不免董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已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後之君子其孰與於此乎曰其范忠宣乎忠宣求之身無憾於人其次則王存蘇頌乎知大而舍細可以寡怨

置法章第八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巳而置法以民

無欲而好仁是天下之表也無畏而惡不
仁是天下之制也盡道而求之盡法而報
之是天下之所不利也故道者君子之務
天王而上法者小人之治春月而下也君
子以天元治王以春月治民故敬盡於君
子而恕施於百姓桓文之事亦春秋之所
取也齊桓公之殺哀姜執轅濤塗以為議
道矣然而議道則難為已夫為已亦有不
盡者乎晉文公之執曹伯討衛侯以為置
法矣然而置法則難為民夫為民者亦有
所難承乎今必曰桓公不仁文公不義則
世無有復為仁義者也必曰桓公仁矣文
公義矣則世之議仁義者方競而未已也
故曰霸不及王王不及天無欲而好仁無
畏而惡不仁則天矣春有無欲之好秋有
無畏之惡故春秋者聖人所表制於天下

也無春秋以表制天下則道可不議法亦
可不置也故春秋貴怨也

僖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僖者伐之小者也八國伐楚先其小者以
蔡而蔡潰矣楚告齊師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
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間諸水濱
甚矣桓公之仁也無愛於王而好之無畏
於楚而惡之或曰管仲失詞昭王之不復

二百九十年矣而乃以鳴伐且是有江漢之討矣又重討之曰江漢之伐楚未稱王也楚子貲之王其父於是三十年矣乃舉昭王以討之諱大而稱細使彼有所逃罪者則何失辭之有且以管仲非仁也則世無復為仁者是眾人之置法非聖人之置法也聖人之置法求可以利於民而已矣利於民而不詭於道君子猶以為道然則齊桓滅譚滅遂滅于遂降鄆遷陽此五者不謂之不義乎曰周室東遷畿內諸侯命目相雄長者又百二十年其小國附庸不循禮義通名法親比大國其為大國所并無恠也子產曰非侵小何以致此故侵小之道無所責於諸侯不自桓公始矣然則魯人滅項齊人得討僖公何也曰方在會而滅項齊人不得不討也然則非齊取之與曰淮之會湫官頌功安知其非齊

然則城之不惡專封何也曰是無惡謂焉使為霸王版築之事皆請於天子則不勝請矣然亦無美辭何也兵革相尚于櫓是求戎狄四侵寇攘公行自盟幽以來以我小國城諸及防城小穀浚洙惴惴乎盟主之不可恃也盟主亦不敢自恃而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則亦猶是也然則緣陵書諸侯楚丘不書諸侯邢書三國楚丘不書三國何也曰魯人董之如魯之自城者然故與自城者同徇齊庇其材魯庇其功兄弟之役未為不義也然則桓公之為仁義自晉止葵丘而外孰善者乎曰其在新城也新城之舍圍鄭而救許是也

僖公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首止之會鄭伯逃盟有二罪焉叛王世子一也附楚二也夫使鄭伯附楚者王也何以罪鄭伯曰使王恃楚者鄭伯也無以罪王且使王附楚將廢太子則楚必入周而定子帶之位楚即不入周而定子帶之位則子鄭存亡必託於楚是驪戎復起而周室再東也且諸侯方伐鄭而楚遂圍許則楚鄭之有成謀明矣楚鄭成謀而諸侯不討則王室之亂釀於諸侯故圍新城以致楚救許以息鄭討楚正鄭以安周室卒使鄭伯乞盟而楚人屏跡議道置法未有善於此者也然則虞虢皆姬也晉寔盡之當桓公之身而桓公無辭者何也曰是北國也未與盟會晉自制之齊所不得問也然則齊之救徐何也徐先楚僭以夷自衛又取舒矣而未與於盟會齊亦惡楚而好徐乎曰是東諸侯也僭而替之服而舍之夫苟叛楚而與我則救之有道矣

僖公十有五年春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古之憂徐者蓋猶之憂楚也常武之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以天子之功而僅乃得之徐夷今以郊國之力不足以抗楚又不足以救徐則無為貴霸矣闕宮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故牡丘之盟遂次于匡遂之為言未為失義也雖然則葵丘之會君不得以救徐為失義也然則葵丘之會君子譏之何也曰春秋無譏則君子不得而譏之也君子議道而聖人置法道嚴於君子而法寬於聖人然則葵丘之譏何也曰謂其盈而儉也器小之歎所以責仲父也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公羊子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于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振振然曰莫我若也

穀梁子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穀梁子之聞信矣而不如孟子子之核也孟子之正也故葵丘者聖人所不譏也然則其日之何也曰上也桓公不

於是乃卜而盟諸侯周室自襄王而後百一十年無耦后匹嫡之禍則桓公之力也然則鹹之會有譏乎曰鹹之會謀祀也且謀王室夫以霸王而謀王室惠及三恪何譏之有然則晉侯之終不會齊何也曰葵丘之會晉侯獻公方有內難盟書之言實為晉箴宰孔知齊之不能伐晉也亦未有心服於齊故勸獻公不會齊侯里克之難齊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春秋不書春秋亦知齊之不能伐晉也子帶之難秦晉救周而齊師無聞焉夫使高粱之師能討晉亂而立其君東門之役能合秦晉而討子帶則王者之動不過如此矣王通曰不可天下之所有也存之而已矣

考道章第九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

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
 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
 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無失

春秋其自謂考道者乎考道者王霸所以
 就選也仁中於春義中於秋考者春秋之
 中道也日月之行必於中道以為春秋一
 歲反復至於冬夏而中於春秋體天以考
 道則仁義功罪從此可定矣故春秋者所
 取中於日月以定天下之功罪也然則春
 秋有王乎曰王在則天在則王也然則
 五霸獨舉桓文何也曰猶之五氣而獨舉

春秋也然則聖人之考之柰何曰亦其無
 失而已矣桓公之畧長文公之畧短桓公
 之失寡文公之失多秦伯失以夜楚子失
 以晝宋公失於閏始吳子失於閏終夫其
 功過各不相掩也必使聖人考之而後無
 失故天地之春秋非聖人亦不能定也然
 則五霸亦與吳楚乎曰吳楚春秋之屬者
 也晉有三霸而悼公寡失夫使聖人考之
 亦自吾與悼公則奎吳楚而與悼公亦春
 秋之考道也

公倍

二十有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

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是與召陵孰為無失乎曰召陵伐者也城
 濮戰者也城濮之楚失一得臣而得一救
 衛召陵之楚失於義問又失於就盟故以
 戰則城濮功高以伐則召陵過寡是城濮

與召陵之春秋亦城濮與召陵之考道也
輿人之歌夫子亦有所考之乎

公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是與首止孰為無失乎曰首止姝會以尊
世子踐土作宮以召天王首止之無鄭伯
鄭伯逃也踐土之有衛子莒子蔡侯也則
得失霄壤也必曰首止之盟皆天王而擁
世子踐土之盟獻楚俘而拜彤弓首止之
鄭伯恃有王命踐土之衛子莒子册於王庭則
是得失相抵也然且天王不在踐土則無
以爵衛子踐土不為王所則無以朝諸侯
是衡雍之盟雖刪而有不刪築宮之役雖
削而有不削也然則天王下勞其禮如何
曰無之諱侯獻俘於京師受命於昭考之
廟天子賜胙於諸侯諸侯稽首薦於祖廟

禮也然則築宮不近於正乎曰與其築宮
不如朝廟之正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

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是與葵丘孰為無失乎曰葵丘不諱而河
陽多諱諱者變也變晉侯而曰天王一也

變會曰狩二也變温曰河陽三也葵丘則
未有變也葵丘之距首止二十年而人事

之變至此乎曰亦天道也葵丘之會叔帶
未亂而河陽之先天王出居然則隰城之

勳春秋不書何也曰書温所以書隰城也
汜之難秦伯將納天王文公辭於河上以

右師圍温以左師納王乃取叔帶於温殺
之隰城故温之會所以自著也晉侯著温

而天王隱汜隱汜則不得不會之於温天
 王隱汜而春秋隱温隱温則不得不書曰
 河陽河陽者陽樊温原攢茅之區也晉於
 是有所未服也而詰狩以服之然則河陽
 之召天子有之乎曰無有也是於踐土為
 再勞也其再勞之何曰晉侯請隧而不與
 之隧賜河陽之田而河陽天子再勞而晉侯再
 勞不得不狩於河陽天子再勞而晉侯再
 受去數十里不勞天王則晉侯之知不如
 祭足之知也然則向使秦伯為之如何秦
 伯必曰王欲使諸侯之圖大叔也巳圖之
 矣先子之定王畿也而拜秦雍之地今王
 叔實自矜何勞之有辭而去之然則向使
 桓公為之如何桓公必曰嚮吾之未討王
 叔也以棠棣之詩不廢懿親今天子辱居
 於汜則鄭與小白之罪也敢忘破斧而晉
 侯皆不為之故狐偃藥枝之知不如管仲
 百里奚之知也然則天子之狩河陽禮乎

曰禮也天子冬待則畿甸諸侯悉率從事
 車攻之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又曰射
 夫既同助我舉柴吉日之詩曰漆沮之從
 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春秋
 而為天王則必以是治天王之事既不得
 以是治天王之事故退而考之春秋故詩
 禮者春秋之考道也
 然則桓公從右文公從左桓公從親文公
 從尊桓公從王文公從霸平曰文亦與桓
 同功而功不掩過桓亦與文同過而過不
 掩功其同功何也召陵之服屈完城濮之
 敗楚師首止之定世子踐十之討大叔是
 同功也然而召陵之志在於尊王城濮之
 師溢於報怨首止無利於鄭踐土多求於
 王孺史之言何可誣也其同過何也召陵
 城濮皆未勝楚首止踐土皆未朝王晉伐
 兩國同姓而齊滅四附庸是同過也然而四
 國之滅不及同姓邢衛之救未廢懿親圍

許圖鄭志在合從而不及王室也且又重以越言故齊桓之尊尊王也晉文之尊尊已也齊桓之親親義也晉文之親親利也故同功而異情同過而異情春秋所考中於日月考至於天地也然則翟泉之盟可以比於鹹淮乎曰尊親之義至於翟泉而盡矣王郊之外而於國大夫自為要盟是春秋之所不考也然則春秋考桓文不考襄穆考襄穆不考楚子考晉悼公不考襄靈景厲乎曰皆考之矣春秋天也天之於物無所不考而多考於君子君子議道者也

文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

蔡

十年蔡侯從楚子於厥貉蔡侯之於楚子無辭以相接也趙盾之於公侯則皆有辭以相接也卻缺之入蔡亦有諸侯之師而獨使卻缺專之曰卻缺能師也卻缺之入蔡而不取蔡蓋猶有尊親之遺焉志之以曰卻子之所自考也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

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

林伐鄭

夫趙盾亦可以自考乎以大夫屢用諸侯之師盛氣持滿未有不覆者也齊桓公十五會諸侯不書狐偃胥臣而趙盾獨以名稱其於魯不書狐偃胥臣而趙盾獨以名稱其於魯

則適之羽父慶父仲遂僑如也是趙盾之所宜自考也然則趙盾與郤子同功乎抑與郤子同過乎曰同事而已同事而異情春秋之所慎也

成公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穆公之叛晉以晉不足與也悼公之叛楚以楚不與直也是皆非有王事也無王事而叛復以為兵端故晉楚之爭鄭皆無所考也無所考以為仁義者不足與為仁義也然則楚嬰齊與晉欒書同事乎曰嬰齊伐喪欒書儉師均之不足與為仁義也然則嬰齊不伐喪欒書不儉師可為仁義乎曰無尊尊下無親親雖晉楚君臣亦以是為可已云爾然則欒書亦與趙盾同事乎曰欒書儉師以殺原屏克楚以戮其君夫與趙盾互相考也互相考而猶有失則君子真不道之矣然且春秋考趙盾而不考欒書

成公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

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

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

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文公之後襄靈成景有意於霸也而皆不霸是則已霸矣負芻之執桑隧之勝蓋自

則酒之羽父慶父仲遂僑如也是趙盾之所宜自考也然則趙盾與郤子同功乎抑與郤子同過乎曰同事而已同事而異情春秋之所慎也

成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穆公之叛晉以晉不足與也悼公之叛楚以楚不與直也是皆非有王事也無王事而叛復以為兵端故晉楚之爭鄭皆無所考也無所考以為仁義者不足與為仁義也然則楚嬰齊與晉欒書同事乎曰嬰齊伐喪欒書偷師均之不足與為仁義也然則嬰齊不伐喪欒書不偷師可為仁義乎曰無尊尊下無親親雖晉楚君臣亦以是為可已云爾然則欒書亦與趙盾同事乎曰欒書偷師以殺原屏克楚以戮其君夫與趙盾互相考也互相考而猶有失則君子真不道之矣然且春秋考趙盾而不考欒書

成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

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

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

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文公之後襄靈成景有意於霸也而皆不霸是則已霸矣負芻之執桑隧之勝蓋自

桓文所未有也然則匹靡不弑晉厲公可
為桓文乎曰桓文之考道亦非為功高也
君子之道畏有過小人之道畏無功夫為
道而畏無功則天下之為功者皆過矣厲
公不尸三卿亦必不去四嬖以四嬖而爭
三卿不葬於翼門之外亦陷於圍溷之內
也故功者君子之所惡名者君子之所吐
也管夷吾趙衰狐偃晏平仲國僑子太叔
其名與功皆不書於春秋季札書於春秋
而猶有所不足故君子而為功名則必有
趙盾欒書之事小人而為功名則必有胥
童長魚矯之禍矣故晉厲公之與桓文趙
盾欒書之與管仲舅犯此數君臣者或左
或右君子之所自考也

襄公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城遂城虎牢

城緣陵之與城虎牢孰失乎城緣陵而不
序諸侯公之也城虎牢而序諸大夫私之
也世道之降也仁義降而權謀謀降而
戰鬪戰鬪以降無所不守無所不爭故大
城培壘處處而是也是有所不得已夫城
虎牢者不亦可以已乎

襄公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

人邾人于邢丘

會翟泉之與會邢丘孰得乎以桓公之老
也垂沒而勤於淮文公圍許亦六十年矣
乃弛柄於冢卿悼公為政未十年而改命
於會曰無勤諸侯使諸大夫就而受事是
何以自考乎曰尊也尊則不親悼公之意
亦謂歲會而勤諸侯無以告於天子亦無

以寧下執事吾使卿大夫具之諸侯有息
肩之安盟主無輯王之僭然天子之禮
也圻甸諸侯則猶天子之百執事也而偃
然進於王所使諸大夫以侯伯相詔也則
亂矣故葵丘之盟安仁者也踐土之盟利
仁者也雞澤之盟強仁者也邢丘則未有
所考也然則三盟者亦足以與於仁乎曰
仁者難成而易考也考而無失則仁矣故
仁者難考而易成也然則晉悼三駕亦可
以言仁乎曰其爭鄭必得未可與言仁也
其施令以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
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而後行政與夫修器備盛饒糧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青而後圍鄭是則仁也然則
悼公畏罪者與曰悼公何罪之有畏當世
而楚人有鄭鄭不得從盟主反於王室若
桓文復起必以悼公之君臣為罪者是則
悼公之志也亦悼公之所自考也然則悼

公以邢丘而啓溴梁之釁是不為罪與曰
大夫之盟諸侯與夫大夫之專盟皆不自
邢丘始也蓋自魯翬柔溺三公子始也然
則翬柔溺不書公子而結書公子何也結
蓋有所受之也柯幽之盟公未可與齊親
而調之於單伯單伯已調矣而劑之於公
子結故單伯專師而得書字猶公子結旁
盟而得書公子也凡列國之大夫專與盟
會未有著於卑伯公子結公子遂叔孫得
臣公孫敖季孫行父者也故大夫之撓諸
侯皆自魯始不自邢丘始也而以邢丘改
命為悼公過者過也

公文

襄公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

此兩事者春秋之特考也陽處父能賢於管仲士句能賢於楚子乎管仲不能伐楚以救江楚子伐鄭聞喪而還春秋皆廢不書而獨於處父士句書之謂處父智乎則處父以剛隕其身謂士句仁乎則士句以謙遜藥氏然則特書之何也曰是猶不失尊尊而親親者也楚伐江晉告於周王叔桓公與陽處父帥師伐楚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是則未成其為伐楚也然亦已伐之矣未成其為救江也然亦已救之矣以晉文公之後將王命以郵諸侯雖不保有成勞而尊尊之義著於天下齊侯環之惡於諸侯也士句以君命伐之師至於穀聞齊侯卒乃復於時崔杼立莊公殺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士句可以問罪定莊公之位正崔杼之違君命殺立子也而陽為善名藹然以反則是士句初未嘗帥師初未嘗伐齊也然猶是姻婭之國也端命而出見義而及雖無割于齊而親親之意亦著于天下公羊子曰陽處父之伐楚為緩也穀梁子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稱君而過稱已士句外專君命未畢而還宜墀帷而歸命乎介是則未之考也伐不足以為道則存其意侵不足以為義則存其禮禮意交失何道之有王通曰所正有道於是乎見義君子之於道義自考焉耳

數度章第十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中心憐但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闕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
 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
 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
 則賢者可知矣

是所謂寬身之仁也是所謂置民之法也
 君子重以仁討已而寬以不仁討人故以
 仁為量以義為度量有大小輕重度有進
 退長短量重故其數多度精故其取備君
 子不取備於人而取備於身故世多其致
 之人而身有難舉之器

僖公 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

文公 四年秋楚人滅江

貫之會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
 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
 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諸侯
 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貢曰自郢至我九百
 里焉能害我於是楚遂滅黃其後楚復滅
 江楚之滅江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
 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
 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同盟滅雖不能救不
 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
 矣中心憚但是秦穆之仁也然而秦穆債
 師於殺黃鳥與哀則無為閔江黃也君子
 不以黃鳥之哀癘閔江之仁故同患者可
 以慮同盟者可以勸然則秦穆為動眾者
 與曰秦穆無意於動眾者也

僖公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已巳之朔何也正戊申之朔也正戊申之朔何先是七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未五六鷓退飛過宋都君子知宋之衰也而襄公必以是旌殷襄公已辱於孟而又為法之戰司馬固曰天之棄殷久矣君將興之如何於是戰於洸宋既成於楚人未濟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門官鐵文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門官鐵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如公羊子曰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也夫文王有以名易敗者乎亦憚怛之仁也而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用人於睢社何也故宋公者所謂不殺身之仁也吳子之伐齊也齊人為之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曰安有伐人之國而使人殺其君以

悅齊師者乎遂引師而去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頃公歸弔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景公聞之曰噫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諸侯皆反其所侵地楚子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司馬子及乘堙而窺宋宋華元亦見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子反曰勉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揖而去之反于楚子楚子曰曷為爾之情也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遂與楚子歸鄢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片曰方事之殷也有韎常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部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三肅使

者而還此二君二臣者皆率法而強之以
 為有志於仁也而皆不歿其身故終身之
 仁亦為難能也夫終身之仁其管仲晏嬰
 范文子叔孫昭子乎
 然則晉文之仁不及齊桓趙衰之仁不及
 管仲而晉霸七世齊霸一世幾於不葬何
 也曰天下之可以世濟者其唯下賢乎易
 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佑之吉
 無不利以管仲之才也為游士八十人周
 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無有至者而
 獨有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數人又與
 易牙豎刁公子開方之倫雜進而其治管
 仲既死隰朋繼之曾不數年國虛無人桓
 公管仲經營之業各止其身甯隰賓鮑亦
 皆不紹其一世而衰宜也晉文公之出也
 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謂之三
 仁及其入也五軍之帥皆有明德藥枝貞
 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狐毛老成先且居

英少箕鄭胥嬰先都皆有令聞諸姬之良
 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胥藉狐箕
 藥部栢先羊舌董韓此十一族者各舉其
 職亦皆數世未艾也是以襄靈景成厲悼
 至於平昭八世五霸抗於天子震於天下
 夫以趙衰之才不及管仲而三讓五臣施
 及紮世以推能為事讓善為功管仲所薦
 甯隰區區未及晉材五分之一也故才猶
 棟也豫少不均大廈乃傾仁人之功莫大
 於薦賢德莫大於薦賢勇莫大於薦賢知
 莫大於薦賢趙衰三讓而子孫食之二十
 餘世繇卿而侯繇侯而王故曰好善者王
 不好善者亡管仲歿身而趙衰詒燕齊晉
 之事亦視之二子也
 然則晏嬰子產亦可謂仁乎曰晏嬰之於
 子產亦猶管仲之於趙衰也以齊國之大
 不得一士國高藥鮑皆為隱民食於陳氏
 晏子景公仰屋而歎猶饋淫樂以間聖治

沒身之後從於平州可謂幸矣鄭雖不大而子皮子羽子太叔相繼為政七穆之後皆用其良子產率之以從稼穡如農有畔間於晉楚春秋而後又百二十年乃併於韓故鄭之視齊猶文之視桓而子產之視晏嬰猶趙衰之視管仲也然則夫子談管仲子產而不談趙衰何也曰春秋進桓公則不得進管仲進文公則不得進趙衰管仲之仁及於天下驟盛而易衰趙衰之仁厚於其國幾絕而乃大春秋喜仁人而惡篡國故舉管仲子產而不舉趙衰然則管仲之棄子糾子產之棄公孫黑可謂仁乎是子路渾罕之有量義有度曰子路渾罕則未知仁也仁有量義有度不遠其度以得其數當子誓之將亂也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此時不謀子誓則諸大夫構亂政移於大夫而亂生於公族故子產乘遽數其罪而不以為

虐無知之禍齊祚將斬子糾小白皆未成君召忽可以死子糾管仲亦可以事小白必管仲與召忽皆死者猶徒費之死於門孟陽之死於床也故仁之為數因其長短大小而以義度之也管仲之治齊別其軌里連鄉以寄軍政損二千五百人以為一軍子產之治鄭正其都鄙浚其溝洫以別章服益十六井之乘以為丘賦管仲用大國損其實以益其聲子產用小國損其聲以益其實其於仁義之數度各有取之也而子路渾罕欲以經常膠其繩尺故子產之言曰夫苟有利於社稷雖生死以之夫非管仲誰足以知此者乎然則向戌叔向不近於仁者乎晉楚方爭陳鄭交敝向戌以子木趙孟之好欲合諸侯而弭其兵楚人衷甲而不以爭晉人從盟而不以怨齊有諱言而不得不從也是向戌之仁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

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
 滅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
 虐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
 暴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
 頗三言而除三惡興三利是叔向之仁也
 然則向戌之仁不如子罕之仁叔向之仁
 又不如祁奚之仁也向戌弭兵得免死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威
 而後和和而後能靖其國家無威則驕驕
 則亂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誰能去兵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
 之繇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
 諸侯罪莫大焉削而後之向戌辭邑遂謝
 子罕也故向戌沒身而子罕數世不與於
 亂是向戌之仁不如子罕之仁也范宣子
 滅欒氏羊舌虎及焉乃囚叔向樂王鮒欲
 請之叔向弗應或咎之叔向曰樂王鮒從

君者也必也其祁大夫乎於是晉侯問叔
 向之罪於王鮒鮒曰不棄其親容有焉祁
 奚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書云聖有謨訓
 明徵定保叔向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社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而不免其身以棄
 社稷不亦惑乎縣極而禹興管蔡為戮周
 公勤王如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乃告
 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亦不謝祁
 奚故叔向歿身而祁奚數世是叔向之仁
 又不如祁奚之仁也仁有數義有長短大
 小是之謂也
 然則齊桓公之會江黃不救江黃可謂仁
 乎晉文公之取陽原不服陽原可謂義乎
 曰晉之盟江黃來會政在盟主如之何其
 辭之楚氛既惡隣戒是虞勤師及遠一不
 可再如之何其救之若夫倉葛一呼而完
 樊仲之封三日疏軍而示原人之信雖逼
 王人未違錫命故曰勉於仁者之難也君

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是之謂也王通曰君子遺其身然後能無私能無私然後能公天下夫公天下者蓋自漢文帝而後未之有也

勉俛章第十一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夫孳孳好仁者天下有之乎曰是固多有之也求於遠者無有焉其魏徵司馬光乎

魏徵簡而廉強而毅至死不忘納君於善司馬光直而溫寬而栗至死不忘求民之莫夫自春秋而降二子者其選也然則管仲趙衰于產晏嬰向戌子罕叔向祁奚不足以與於此乎曰古之成德今之未達者皆足以與於此也位高而志墜望極而慮顛年衰而知短則不足以與於此也然則韓魏公之不許司馬光何也曰司馬光范鎮同爭立儲建議已激魏公欲引之中和魏公之於司馬光猶房梁公之於魏徵也然則范希文亦許魏公平曰范魏之相違猶叔向之於子產也自春秋而下見此者少矣然則富鄭公之不許魏公何也曰范希文之與富鄭公猶渾罕之與叔向也夫自三代而下見諸君子者則亦鮮矣然則歐陽修之不許王通何也曰是未見王通者也叔孫豹晏嬰子產叔向未見季札則亦不許季札也然則季札之年九十餘矣

躬耕州來不預國政而帥師救陳何也曰
陳固有虞之後也楚將滅之而晉不能救
則季子帥師以救之故救陳者春秋之志
非獨公子札之志也晉悼公之始霸也救
陳不終春秋循且是之而况於期願孳孳
死而未已者乎

襄公

五年冬戊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

有二月公至自陳

是晉悼公之伯也雞澤之會齊侯外盟吳
子不至蔡人服楚許人從之陳以袁僑就
會悼公曰是不可慢也乃以諸侯戊陳夫
陳楚之已封者也而抗楚圖頓是得無罪
乎曰楚之不得封陳循其不得滅陳也齊
以緣陵與杞楚自與衛而衛杞不得屬齊

齊不得有衛與杞則楚不得有陳與鄭故
晉之戊陳救陳春秋之所是也然則鄭之
會陳侯逃歸則無為貴戊且救矣曰春秋
責大國而哀小國責大以爲仁哀小以爲
恕中分之盟鄭再叛晉而再即楚春秋不
書但書三伐鄭而已故恕小國而仁大國
春秋之所勸也非獨諸侯有之蓋自七度
人皆有之也王通曰處貧賤而不懣可以
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然則功者仁人所不諱
乎曰處富貴而能功可以霸處貧賤而能
功可以王功者仁義之考道也然則齊桓
公七十而勤諸侯管仲七十而受下卿之
服可謂孳孳者乎曰太公號叔八十而勤
天下衛武公九十而儆於國至桓公管仲
而衰矣安在其能孳孳也

僖公

十年春秋滅温温子奔衛

齊桓公三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齊桓公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狄侵鄭 齊桓公四十年

齊桓公為政四十三年而憚於伐狄何也
盟誓不及文王戰鬪不及桓公以為夷狄
僂陵勝之不武疲諸侯之師與狄上勝負
則已有所不為也然則伐山戎絕孤竹踰
令支何也曰是不假兵車者也桓公為政
欲不日而致諸侯不遣帥而平與國以為
文王之業也然而不能者知不給而學不
逮也非知不給而學不逮謂其道路遠而
羽翼少也會陽穀之年公猶未哀揚拒泉
臯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與
師而公不與焉夫使公當是時臨成周執
子帶而討其亂秦晉必俛首而歸齊伊雒
之戎必不敢肆公之令聞播於天下而公
不能者公不遣一帥不遺一矢欲以身勤

天下久而驟衰無先軫郤穀之徒為之奔
走先後而又急於淮徐之諸侯所謂道路
遠而羽翼少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其
齊桓公之謂乎

然則晉悼公為政不過十六年邢丘之會
已委政於大夫身歿不一年而溴梁之會
大夫擅盟君子猶且與之何也天子罷朝
而霸王稱會霸王尸會而權臣司盟積漸
使然勢不可反且使中國諸侯不奏京師
而日持血帛奔走於壇坫之下不如使諸
行人啣國之憲修辭飾聲相聽和平之為
愈也魏絳曰無德服民莫若勤勤近於力
行力行近仁邢丘之會雖有改命而三駕
五合未嘗不親夫使晉悼有桓公之年倦
勤未可知若猶是十六載者孳孳未已也
非悼公之能則亦趙武士魴魏絳祁奚張
老羊舌職之力也故身勤王事不用羣有
司而欲以單斃於道者亦管仲之知短也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伐鄭 同盟于亳城北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

蕭魚

鄭患晉楚諸大夫欲從晉而又虞楚之爭也將致楚師以決所向乃再侵宋楚再伐

鄭鄭陽從楚也晉侯三駕而鄭卒歸晉楚不能爭故晉楚爭鄭自蕭魚而止也夫蕭

魚之會可當城濮乎曰城濮勤王蕭魚服鄭而已然則城濮之始亦為服衛非為勤

王也君子之為道患不能勤也諸侯能勤至於霸者能勤至於王晉悼能勤匹於

桓文桓文能勤匹於湯武翟泉之不及城濮淮徐之不及首止謂其不勤也然則舍

道德而論勲烈乎曰勲烈之始皆勲道德也勲之不已乃成君子然則魏絳士苟亦

可為仁乎曰亦可為仁也蕭魚之會鄭人既服饋晉以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

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

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

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樂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是魏絳之仁也亳北之盟鄭人在焉范宣子曰慎哉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為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亂同好惡辨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羣神羣祀先公先王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極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蹈其國家蓋自葵丘而後載書興辭未有若是之著者也是上句之仁也士句讓中軍而八卿皆讓魏絳戮楊干而國無亂行是可為強仁者矣惜乎其未忘賂也迨於平公之世而賄賂公行則蕭魚之金不狄人之虎豹有以導其始也故曰儻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是仁

德基章第十二

人所有事也王通曰通於三才五常之道有不盡力者明神極之惜乎其言之侈也夫如魏絳士句勵其末路即不究於道德以為仲山甫可耳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易之小過曰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儉不如哀之情哀不如恭之文也

天下之可以寡過者其惟恭乎齊閭丘來
 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閭馬
 父疾景伯問之對曰咲吾子之太滿也昔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
 以邠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猶不
 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
 子之戒吏人曰陷而恭其滿之甚也周恭
 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僚也曰陷而後
 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也曰陷而後
 恭道將何為故恭者儉與信之表也晏子
 事齊靈莊景三世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
 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
 危行有道順命無道衡命齊國之士待之
 舉火者三百餘家猶且曰嬰豈能養人者
 哉能食人者耳從君而趨受王而跪身為
 大夫而治士喪曰士無生為大夫者是晏
 子之恭也晏子非恭則無以成其儉故晏

子者齊之恭人也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為魯上卿
 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
 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
 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
 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
 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是季文子之恭也
 季文子非恭則無以成其儉故季文子者
 魯之恭人也士尹池為楚使覘於宋子罕
 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西家之潦經其宮
 尹池問曰何不夏之子罕曰南家輓工也
 侍輓而食三世矣驟夏之無所從輓者必
 失業西家高吾宮卑潦必經之何可禁也
 陽門之介夫苑子罕哭之甚哀晉人之覘
 宋者歸謂宋不可伐也詩曰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是子罕之恭也子罕非恭無以成
 其信與哀故子罕者宋之恭人也王通曰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廉者常樂
無求貪者常憂不足魏永爲龍門令下車
而廣官舍通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
是營不勤不儉難爲人上永遂止也易曰
勞謙有終吉後之君子有與於此者乎曰
儉與信可能也恭不可能也然則李沆王
旦王曾不足以與於此乎曰沆儉而自尊
曾儉而自貴旦恭而不終故曰仁則人人
可能也取數多而寬曰恭則不可能也取
數簡而嚴然則恭可以爲仁乎曰恭而禮
禮而情則可以爲仁矣恭者仁之質也夫
其質亡則已久矣質亡故失其所好

稱服章第十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
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

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
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
衣服以移之明爻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
曰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
以君子之容 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遂其辭
則實以君子之德 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
容 耻有其容而無其辭 耻有其辭而無其德 耻
有其德而無其行 是故君子哀經則有哀色 端
冕則有敬色 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詩云維鶉

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服者仁之榮也仁存于中而服著於外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有者天也似者人也君子不愧其似之而畏其有之者中誠有之而外必好之人人失其所好故畏人者少而愧天者衆也子臧好鵲冠而戮其身于王為瓊弁而伎於神慶封之車美而逃於吳蔡侯之佩雋而繫於楚庚輿以好劍逐於烏存邾子以好縈敗於熾炭高享之歌詩不顛殺於灑藍萃定之答賦不知而不可勝數也范武子辨散烝而作執秩之書孟獻子病相禮而志考父之鼎晏嬰以士服而執父喪管仲以下卿而承大饗是則君子之所貴也若夫易哀以卒嬪事南冠是以適株林皮弁以對正卿趨風以謝敵國是則君子之所不為也是故君子居獨

如眾處味如顯無異人之容無愧人之辭粥粥乎無能也而羽用為儀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所以制民壹行也今心如結今是君子所以制民壹行也王通曰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好不及不強人以所不能不善人以所不為冠履樸而非僂也王通曰甚矣古之衣裳冠履樸而非僂也王通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褕如劍佩鏘如所以防其佚也故曰嚴然民望而畏之以此防民循有疾驅於道者然則有其服而有其容有其容而有其辭此可能也有其辭而有其德有其德而有其行此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其亦有與於此者乎曰唐人好麗宋人好質唐之麗壯以淫宋之質弱以辨夫其言辭德行則亦循此也然則諸儒之服行不亦有制乎曰是貌言朋友之事也以是相示可以當教軍國異容朝

野異文夫非管仲子產不足以辨此也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鐫不遂不實而以支葉為佩者亦君子之所深愧也

有事章第十四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

事于天子

此言夫天子郊則書王正月不郊則不書王正月者也郊而致事于天子則必受朔於天子郊義曰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以其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靠

尊也以窳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

其物郊郊必以正月上辛先貴之義尊天

之道所謂春王正月也又曰春秋之義國

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止郊祭不敢

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

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孰敢廢郊者

故在禮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

事何以明之春秋書春王正月則天子必

郊諸侯供燔柴四望之春三月皆可以

郊者子丑寅之異建三代通用之春秋二

八月戊申襄王崩明年不郊書春毛伯來
 求金明魯之不供祀也成公五年冬十有
 一月巳酉定王崩明年書春王正月此巳
 卜郊不得因喪而輟事也襄公元年秋九
 月乙酉簡王崩明年正月葬簡王可以以不
 郊然猶且郊書春正月故越紼行事若靈
 王之先郊天而後葬王是也襄公二十八
 年冬十有二月甲寅靈王崩明年書春王
 亦猶之惠王定王也然則僖公二十四年
 天王出於鄭理不得郊而亦書春王何也
 曰巳卜郊矣蒙難而不郊則猶之郊也且
 嫌於無王也故為之王焉昭公二十二年
 夏四月乙丑景王崩於是王室亂然猶謂
 不郊不足以定敬王故於明年而亦書王
 定公元年有春王而無正月天王得以郊
 祀於上魯不得以柴望於下故闕宗國之
 祀亦不得助天子之祭也故春王正月者
 郊祀頒朔受服祈穀高禘五者之所繇合

也郊祀者何郊於員丘祀於明堂也思文
 用於員丘我將用於明堂此春王之本也
 頒朔者何因元日而頒朔也立春或於丑
 月或於寅月故有春王二月春王三月頒
 胙受服畿內公侯之事也祁穀高禘或於
 丑月或於寅月三代之禮樂間用而兼奏
 周室所藉以冠冕天下有此空名也癸丘
 之年王喪未踰月如之何其郊也曰攝祀
 之禮自古而有也郊不得親其如不郊曰
 卜牛卜牲皆在三月之前禮已成矣禮不
 以父母之病缺祖父母之養然則祖父母
 為父母及服天為天子輟郊非義乎曰卑
 尊之序益不敢自謂子也詩曰維羊維牛
 維天其右之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言不
 敢必之於天也祖天而禴天王之義也
 精禋是春秋所以不敢必之于天而猶致其
 僖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昭公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是兩疑義也襄王出居在於冬月則距正月四月之內典禮已備矣雖有伐鄭未為

廢事未廢事而不遂事亦不廢王也且猶之陽月也疑其無陽月而陽之猶其疑無

王事而王之也景土已崩悼王方卒子朝未替而敬王立立而見之於郊是劉單之

智也郊義曰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郊不辟喪故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春

秋十三王唯五王即位而郊春秋無所褒貶亦謂空名在焉空名亦實事也王以事

天為事侯以事王為事大夫以事君諸侯為事故曰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宣成襄昭

奔走於盟王固不誣也黃池之會景伯謂矣宗祝致告不敢誣也

吳人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若不會宗祝將曰吳實然

乃舍之無其事而亦有其故也周之東遷大物未改諸侯即無事於天子周之掌故

其忘之乎故天子王春王諸侯王正月春秋之義正天而不正王正郊而不正禘故

王有不書崩葬而歲無不書春秋觀其大義繫可知矣

僖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

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是年冬惠王崩明年春王正月夏有葵丘之會天王致胙於齊侯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且賜一級無下拜是年春則亦郊也齊不會郊而會于洮明年又不與郊而夏會于葵丘何也曰天子郊有畿內之公卿焉諸侯固不得而會也不得而會則曰有事何也曰太史所書郊賦之次將以告于郊社神祇則不得謂之無事云爾然則夏月有事於文武何也曰克商之年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偃武修文柴告祭望故周人之重夏祭所謂西隣之禴祭也然則周之柴告用庚戌而曰賈辛亥何也曰祀事之尚柔也後世蓋有用其明日者或曰周用其庚魯用其辛

僖二十有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是歲己丑上下三年未有郊不書春王正月狩則可以郊矣而不郊何也天子蓋

喪河陽之地焉諸侯圍許則不知許田之為晉與為鄭與周與魯皆無所處也然則東周亦有藉田也然則郊必有於魯之有許田知周之有藉田也然則郊必耕藉田與曰厲幽而下傷之矣藉田之不耕益自宣王始也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膏毅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

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
 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
 饗醴乃行百吏庶民毘從及藉后稷蓋之
 膳夫饗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
 耕一墺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斤稷省
 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毘宰夫
 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太牢班嘗
 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誓帥音官以省風土
 稟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饗稷
 則遍戒百姓紀饗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
 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衆曰徇
 饗師一之饗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
 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
 宗伯九之王則大徇擇獲亦如之民用莫
 不震動恪恭於饗修其疆昨日服其縛不
 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
 惟農是務無有來利於其官以于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

財若是故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
 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
 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
 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
 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然則庶人之有事何也曰猶是終畝之事
 也公父文伯退朝其毋方績文伯曰以歎
 之家而毋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
 為不能事主乎其毋歎曰魯其亡乎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
 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
 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
 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
 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
 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傲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外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逃辟吾輩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故如敬姜可謂知所事矣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言自天子而下之皆有事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則何勞也王通曰有之矣敢違天平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然則後之學者皆勞乎曰勞非天也人所事天者也事天者無窮通無顯晦終日孳孳死而後已夫死則可以不事矣若朱元晦呂伯恭其人也

小心章第十五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人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

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
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

以晉狐偃趙衰胥臣之賢也世謂之三仁
而聖門無稱焉何也謂其敢也敢者何也
目尚其事自尊其身所謂大心者也大心
則小德小德則不當於天命當襄王之在
汜也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侯今為可矣使
卜偃上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
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
帝也公曰筮之對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
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
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豳城戊午晉侯
朝王王饗禮命之侑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
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乎始啓南
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
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遂圍原命三
日之糧原不降則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
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
溫大夫然則請隧何義也曰欲得王以歿也得王

以歿不幾於禘乎曰猶魯之用大路龍旂也大路龍旂成王得以賜周公而襄王不
 得以賜文公何也曰周公創制者也文公
 非創制者也成王受之武王七年始封諸
 侯為周室禮樂之宗襄王守府者也土地
 不得以與人而况典章乎
 初子頹之亂五年大夫奉王叔以伐惠王齊
 桓公之立十一年矣猶夫成霸也燕衛伐
 周桓公敗之始得錫命猶未敢駕周之卿
 士莊公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
 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秋王與鄭
 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
 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問之見號
 叔曰聞之哀樂矣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
 歌舞不倦樂既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不舉
 而况奸王之位乎乃與號叔約納王也明
 年夏同代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
 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子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
 以東及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于珥王與
 之酒泉鄭伯享王王以后之輦鑑弓之號
 公請罷王與之爵鄭伯遂怨王也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謂其備樂以享而
 文生怨也以其亦將有咎謂其備樂以享而
 內亂春秋猶不許其為君勿謚曰厲以齊
 桓公之勤首救王室敗燕衛之師而不敢
 受輦帶之贈名不得書於春秋而晉文公
 之僞焉請遂何為也哉故晉文公猶之鄭
 厲公也其築王宮于珥則取之號叔也其
 拜虎牢之略以為不足則亦取之厲公也
 櫟汜相距未四十年鄭猶是鄭也而晉有
 楚人之心焉故踐土河陽之事君子之所
 深諱也其所深諱之者何謂其無周公舜
 禹之德而有周公舜禹之心也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
 圍徐以懼吳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

皮冠秦復衮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
 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
 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燹父
 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
 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
 魯衛王舅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
 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
 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
 田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
 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楚子入削
 圭以爲鍼秘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何子革曰摩
 厲以須矣楚子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
 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必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
 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
 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其焉能
 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夫晉之三仁則不及誦子革之言也使其
 主有君民之心故敢有君民之心則必有
 無民之心有無民之心則必有無君之心
 矣晉之藥書宋之向戌魯之季孫斯亦皆
 自謂有庇民之德也而卒至於無君者其
 恭儉不足以役仁其信讓不足以役禮侈
 心而不畏義有求而必得於上職此故也

李密問王霸之略王通曰不以天下易一物之命遼東之役王通嘆曰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辭吾知始夫夫伯益之讚禹不如舜之讚禹也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告臯陶則猶未足以及此也然則韓魏公之不許裴度何也曰謂其猶有自是之心焉

便人章第十六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尊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為便人

然則春秋亦與楚子審乎曰無與之也四伐陳鄭八伐宋三殺其大夫公子側公子辛公子壬夫春秋皆不去其官與其公子則是春秋不與楚子也楚既稱子則不稱大夫公子而皆大夫公子之則是不與楚子也鄢陵之戰敗績稱師而直曰楚子故春秋無與楚子者也然則楚子審之卒無以異於旅昭居者何也曰麋處之死莫之能正則亦各從其國也然則處之稱靈而共不稱靈何也曰有所取之也楚子審以殺三大夫之故恐對於其臣庶及病革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

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禩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踰時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故公子貞則可謂處厚也楚子再置陳鄭以屬於晉蕭魚之會卒以讓晉不復爭鄭是亦楚之合主也殺三大夫而莫之敢怨是猶在莊昭之間也夫使季孫為之而能如此乎

襄公 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定公 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子恐之後必或耻之季孫又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謚曰昭從世次也夫季孫意如不為僂人者矣逐其君殺其子別其墓而又欲加之惡謚也是為僂人者乎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甚矣史墨之妄也昭公之過易辭也季氏使公五紬於晉而又不自大其事自尚其功用人於亳社祈禱於煬宮屏叔孫婁而不聽棄子家羈而不用也夫意如其能賢於后稷乎后稷不能以一手足而享思文季孫欲以一手足

而茂周公其得死於魯國幸矣然則春秋
 之不與子家鞫何也曰是非正卿也其出
 而不反亦有不足焉其視衛甯俞亦猶一
 手足之然也房元齡問正主庇民於王通
 王通曰非汝所及也守爾恭執爾慎其庶
 可以從政也三代而下名浮于行者多矣
 趙文子臧文仲之稱文也晉平公季平子
 之稱平也夫有行浮於名者其唯展季乎
 節以壹惠而有所不盡也君子自卑而民
 敬尊之其柳下惠之謂乎

尊親章第十七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
 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
 養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
 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
 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
 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
 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
 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夫子之言其為鄭子產乎惠者仁之施也
 愛者仁之質也夫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
 不信也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
 叔曰吾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然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

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寧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夫子產之論寬猛有如夫子之論凱弟論水火有如夫子之論尊親者乎尊親之道極於父母而顯於天地微於神鬼故如夫子之論子產亦有所未至也

子產之為政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

之泰後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焉弗許豐卷怒還而徵役子產將奔晉子皮止之乃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枕其股而哭歛而殯諸市簡公之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弗毀則日中而塋請毀之以便諸侯之賓子產曰實來會葬豈憚日中遂弗毀也駟偃娶晉生絲弱偃卒父兄立乞子產以為弗順弗許亦弗止晉人來問駟乞之立乞欲逃弗遣請龜以卜亦弗許對客曰鄭國不天二三臣札瘥天昏又喪我謀而立長寡君實不敢知其誰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茲失職若二三臣即世者晉制其位則是縣鄙也何國之為謝晉人而去之故焚載書以定眾賂伯石以要成不察察於辨治是子產之寬也

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楚執戈而逐之黑

傷子產執楚而數之曰君在國女用兵不
 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哲上大夫
 女嬖大夫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
 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乃放游楚於
 吳已而黑復作亂疾作不果子產亟使人
 數之曰爾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
 爾罪一也昆季爭室爾罪二也薰隧之盟
 汝矯若位爾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子
 哲乃死作刑書叔向以為不順貽書止之
 子產不聽曰吾以救世也作丘賦國人譏
 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
 以之為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詩曰禮
 義不僭何郵於人言是子產之嚴也子產
 以寬則不毀鄉校以師眾謗以嚴則不改
 丘賦而輟刑書以寬則賂伯石而卹豐卷
 以嚴則放子南而殺子哲夫各有其道也
 子產從政三月輿人歌之曰取我衣冠而
 縶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

之三年政成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其誰嗣之
 故子產者民之毋也非獨民毋亦民之父
 也王通曰為政者先德而後刑其民勸以
 怨先刑而後德其民詐以怨然則後之君
 子其足以與於此乎曰周敦頤程顥陸九
 淵張栻真德秀魏了翁之徒皆嘗從事於
 此矣

民敝章第十八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
 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

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

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外親而不

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

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

神而賞罰刑罰窮矣

命者天也天者易簡之宗也神不及天鬼
不及神天道至於鬼神而繁矣禮不及神
施不及鬼人道至於禮施而縶矣故繇天
命而有鬼神繇鬼神而有禮施質文相推
聖人不得而知也繇精禋而有祭祀繇祭
祖而有會盟聖人亦不知其所至而至矣

王通曰有祀有祭有饗三者不同聖人附
以接三才之奧也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
中而三才備矣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
心者非他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
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
諸已也己者非他盡性者也故卒歸之人
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
至哉地祇百物生焉示之以形斯其義也
形者非他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王
通則知其源矣不知其委也凡禮皆始於
天命中於鬼神而終於人事之有會盟循
禮元年之必有春王春王之必有正月也
五帝之貴郊社三王之貴宗禘五霸之貴
壇坫去人愈近則去禮愈遠不至於極敝
未有能及者故春秋所以指敝而知反也
齊桓之道近於夏八會九盟四用兵車不
舉期日親而不尊其敝也憊而愚僑而野
樸而不

文吾文之道近於殷一會兩盟皆以兵車
 有戰有伐尊而不親其敝也蕩而不靜勝
 而無耻晉悼之道近於周三盟十五會有
 侵有救或叛或服親而不尊其敝也利而
 巧文而不慙賊而蔽故曰召陵葵丘未瀆
 詞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踐土
 河陽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虛打彭城戚雞
 澤鄆邢丘戲虎牢亳北強民未瀆神而賞
 爵刑罰窮矣然則踐上河陽皆已瀆禮而
 曰未瀆禮何也曰是猶有築宮錫命稽首
 拜賜之禮焉過此則已矣無復有舉之者
 矣虛打彭城之強民未瀆神何也虛打救
 宋而宋辭諸侯以周彭城彭城之師齊人
 不會而質太子光是強民而未瀆神也戚
 強民再會而城鄭雞澤瀆神再盟於袁僑
 鄆逃陳侯而卒鄭伯邢丘改命而戲改載
 書至於改命載書則刑賞俱窮矣虎牢之
 役諸侯不進亳北之盟鄭人兩來故未瀆

神而強民賞爵刑罰俱窮者晉悼公是也

成 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楚人之伐宋也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乃出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楚
 師還宋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真諸匏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為討二月
 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圍宋彭城何也為宋
 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又曰不以

彭城與楚也自召陵而下未有義舉於此者也而曰強民何也於其乞師而知之魯有成公之喪而士魴乞師不曰來弔乞師於魯則弔乞師於齊齊不至而質其世子故曰強民也於是夏遂伐鄭敗鄭師於洧上晉悼之霸則於是始也

襄公

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

城虎牢

罃以鄢陵之戰楚子集矢也不肯叛楚荀罃謀于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圍

鄭知武子從之知武子以齊人未從滕薛小邾不至皆為齊故將請於齊以觀齊志曰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崔子聞之乃以滕薛小邾之大夫再會于戚遂城虎牢一歲再會皆未成盟也故曰強民而未賣乎神

襄公

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

城虎牢而鄭服晉將修吳好以告於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邴外六月巳未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吳子以道遠不至然書同盟者何晉以單子在會

請於齊吳將大其事同弊王室而陳人後
 至與大夫盟不及公侯禮也穀梁子曰及
 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
 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私與盟是大夫
 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是則未
 為失正也大夫不敢盟公侯而後與於大
 夫悼公出於周與單子交單子始會而弊
 王室鄭陳新服齊侯雖不至而世子光在
 自襄靈景厲之盟未有盛於此者也然已
 強民矣瀆神矣居賞亦窮矣是周道之衰
 也然則周道亦至於春秋乎曰天王猶在
 何為不至於春秋也

襄公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侯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子

臧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

于柎十四年季孫宿叔老及諸侯大夫會

雞澤之盟將會吳而吳不至於是為善道

為戚為祖以要之要之者何謂內吳而外

楚也楚之所畏者吳耳使吳得志於楚亦

必不降心於諸姬戚之會進而稱人祖之

會則猶然吳也穀梁子曰會而又會外之

也既已會之而又外之則必不足以服吳

鬼神命以鎮之禮以正之鬼神以申之夫
有不本三者而能無敵者也然則三代之
教本於三者而皆有敵者何也曰天不勝
人命不勝欲要鬼神而攘功利者眾也

襄公 五年冬戊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

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侯逃歸

是皆勤陳也諸侯之果於棄蔡不果於棄
陳何也曰為袁僑之會也袁僑偏於子辛
而楚殺于辛是楚之義也子囊為政必復
討陳陳必歸楚也故范宣子欲遂舍陳然

舍陳則必舍鄭舍鄭則無為貴諸侯之會
矣故諸夏之強民無有甚於爭陳與鄭者
也鄭之會鄭伯弑而陳侯逃弑不能討而
逃不能復則天窮於命而神窮於教故撓
尺與神者其唯人也上無天王下無方伯
積漸之勢為鬼不復故諸侯之失其宗廟
社稷者眾也然則悼公不為方伯乎曰未
有天王之命未有大王之命以自為方伯
則亦猶之吳楚之自雄也固宜乎吳楚之
有不服也然則有王命足以服吳楚乎曰
不服吳楚亦有以服乎春秋春秋者本天
而申命者也

襄公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是皆勤鄭也勤鄭而強民則必瀆神矣戲之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歡其禋祀民人不獲享其士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

而退既而楚子又伐鄭子駢將及楚平子孔子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明年秋晉師來伐師于牛首城虎牢而戌之城梧及制鄭復從晉楚師救鄭晉師將還鄭復從楚也明年晉復伐鄭為亳北之盟亳城北之盟仗大義要明神質於七姓十二國之祖曰有叛者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晉師既歸楚人將以秦師伐鄭鄭復從楚也蓋自戲之盟三反三復矣鄭以唯疆是從不顧盟誓又僂蔡伐宋以觀晉楚之強弱是秦洧所謂且觀也晉室方強政令未衰施舍聚貸國無滯積亦無困人楚之諸臣亦謂方今之時不能與晉爭鄭明年乃為蕭魚之師

鄭於是服晉不復從楚也晉雖勝楚而強
 民瀆神賞爵刑罰無不窮者故謂強民而
 不瀆神賞爵刑罰窮者蓋猶當踐土河陽
 之事雞澤戲亳北猶未足以與於此也
 然則晉平公不足以與於此乎口晉平公
 何譏焉春秋三際一霸一侯一亂一戰
 與狄救齊而霸業夏端諸侯受之北林之
 師魯作三軍而霸業遂絕大夫受之正霸
 不及晉文雜霸不及晉平故自蕭魚而下
 君子所不論矣諸侯之同圍齊春秋之所
 惡也祝柯之盟曰大毋侵小而反端於邾
 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商任沙隨皆鉅欒氏
 夷儀再舉終之以賂舍莒而亂夏盟再止
 我公故平公之會春秋所不稱也城杞之
 師為并夏肄澶淵再會失信於宋故會盟
 之道至於昭公元年而終矣亂於申潰於
 厭憇陸夷於平丘游魂於黃父至於鄆陵
 愾而窮矣非其求備而窮其天人所會鬼

神禮施與之俱窮也然則殷道求備於民
 其民之弊蕩而不靜勝而無耻陵遲五六
 百年淫威白馬文五六百年霸於東國襄
 公茲父徵盟於桓文之間景公頭曼取曹
 於春秋之末攷其遺澤倍於周室何也曰
 霸者王之餘也殷室盛王賢聖屢作當帝
 乙之世天下未虧武王以一戰克之商土
 餘黎七年未靖至於戰國之末猶且稱上
 者三四十年是微子之澤也夏道早衰少
 康之時肇有羿浞迨於未造韋顧昆吾相
 遞為霸周人猶且存之至于三四百年故
 二恪之餘或公或子夫非周德尊禮尚施
 而能如此乎
 然則周歷之盛遠不及殷及其衰也微不
 及夏其為賞爵刑罰之窮乎曰井田封建
 刑賞託於諸侯以霸王刑賞託於盟主
 自諸侯而大夫自大夫而家臣積漸所繇
 匪伊朝夕踐土執曹伯以諸侯而討諸侯

翟泉執仲幾以
 王室歸於京師
 有存焉亦井田
 定主而責之以
 雖曰能之未繇
 封建不肉刑而
 然則使唐宗為
 可行乎曰使其
 王魏夏十數人
 而井田封建肉
 也春秋書取田
 大小八十書闕
 三者也然則周
 公之意尊尊而
 義質質而文文
 也曰春秋之謂
 者貴石尚歸服
 去天繻葛之戰
 大夫而討大夫
 故黃父臯鼬文
 武之澤猶以
 忠國無定民而
 責之以化
 也巳唐太宗曰
 不井田不
 欲行周公之道
 不可得也
 王相通為相周
 公之道其
 臣王相信各三
 十年房杜
 立於朝宁猶或
 可行也然
 刑此三者非春
 秋之所貴
 歸田者六書滅
 入取降者
 其意皆不在於
 春秋何義與曰
 周
 公何意春秋何
 義與曰周
 親親賢賢而齒
 齒春秋之
 忠忠而恕恕是
 八者何謂
 春秋之
 霸無定尊尊王
 猶稱天王渠糾
 來聘王不
 與質戎同譏魚
 門之胄

不與乾時俱耻
 此四者所以尊
 尊而親親
 也與者稱字賤
 者稱人宋先於
 陳衛絀於
 蔡此四者所以
 賢賢而齒齒也
 繇是而推
 尊親賢齒皆有
 其質質者本忠
 歸則求賻
 求金求車觀魚
 觀社取部取防
 成亂納鼎
 丹楹刺桷用幣
 用牲乞師取穀
 告月朝庶
 至河乃復此數
 者皆無所用文
 無所用文
 以著其忠繇是
 而推尊親賢齒
 皆有其文
 文者本恕六羽
 言初易祊言假
 築館云外
 救紀稱次盟蕲
 平讐公薨不地
 內諱及喪
 越禮用致圍宋
 離楚從符朝王
 逆祀稱躋
 弑赤稱子平州
 諱田黑壤諱賂
 去籥祀稱躋
 仲遂至笙之寬
 歸父楊橋之質
 楚師蟲牢
 之喪天子如晉
 而不葬晉侯伐
 秦而先言
 王國陽穀之不及
 文若歸齊沙隨
 之不見
 辭深咎晉大雩
 之逐季氏從祀
 之歿陽虎
 陳蔡之復國不
 繫於楚邱費之
 墮城不繫
 於公胡頓之滅
 不責召陵謹闡
 之歸如哀

曹伯凡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怨故怨怨而忠忠文文而質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也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符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佖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怨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者三統之所合建也禹湯文武之所受其繩準也然則春秋無五帝之道乎曰何為其無之也春秋之道非故則不書曰非罪則不書人非斥則不書名故有名不如無名有人不如無人

門人商應椿較刊



